





#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攷卷之二

前進士廬陵　曾　先　之　編次
松塢門人鄱陽竹窩余進宗海通攷

## 秦

**秦始皇帝** 名政始生于邯鄲昭襄王時孝文王柱為太子有庶子楚為質於趙困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韋適趙見之曰此奇貨可居因以財結之乃適秦因太子妃華陽夫人姊以說妃立楚為適嗣不韋因納邯鄲美姬有娠而獻于楚生政實呂氏 質音至翟宅狄二音賈音古華去聲說音稅下並同適嫡同○陽翟

縣名屬鈞州賈商也奇貨喻庶子楚居蓄積也言可居積以圖他日富貴矣孝文王立三日而薨楚立是為莊襄王四年薨政生十三歲矣遂立為王毋為太后不韋在莊襄王時已為秦相國至是封文信侯太后復與不韋通王既長不韋事覺自殺太后廢處別宮茅焦諫毋子乃復如初長處皆上聲○通謂私通也覺發露也

胡氏曰孝文莊襄二王之死皆不韋之所為也

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游說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為去聲索音色搜也客

卿李斯上書曰昔穆公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睢強公室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哉治去聲從音宗○由余之先春秋晉人也亾入戎耳蹇叔岐州人遊於宋百里奚薦之也丕豹自晉奔秦公孫支亦岐州人時遊於晉泰山不讓土壤故大河海不擇細流故深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籍寇兵而齎盜糧者也黔音柑齎咨兹二音○泰山在兖州黔首黑髮之民秦謂民為黔首也言民者國之本棄

之則衆乖離而適為敵國之助也賢者國之輔郤之則國空虛而反為諸侯之利也藉借同謂以兵借寇也齎送也言為盜齎糧也王乃名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令斯楚人嘗學於荀卿秦卒用其謀并天下復音伏還也令去聲有韓非者善刑名為韓使秦因上書說秦滅韓王悅之斯疾而間之遂下吏斯遺之藥令自殺為使間遺皆去聲令平聲

司馬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為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固不容於死矣焉足愍哉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十九年王翦滅趙二十二

年王賁滅魏二十四年王翦滅楚二十五年王賁滅燕二十六年王賁滅齊賁音奔王翦子也秦王初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過音戈更平聲令去聲○除拜遣官曰命改命為制者取斷制之義也布告中外曰令改令為詔者取詔告之義也朕者我也古者上下通稱至是惟天子得稱焉通鑑始皇既并天下乃采用鄒衍五德之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

胡氏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後世不知此義遂以皇帝自居而

以王封其臣子失之甚矣王之為名繼天撫世之謂曾是而可使臣子稱之乎孔子作春秋尊周立號係王於天其禮隆矣有天下者必法孔子稱天王其列爵自公以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制曰死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行去聲數上聲○考行易名曰謚周公之所作也無謂猶言無足道也

胡氏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

矣考德行之實而以天誅之臣子亦安得而私之哉然後世謚法雖存而公道不暢為臣子者往往加美謚於君親使死受所不當取世訕笑則又不若不謚之為愈也

愚按始皇更改古制大虐無道宜其畏天下議已而除謚法也其為子孫計則欲萬世無窮然其傳止於二世而亡者何哉梁氏所謂治天下而法先聖猶飢之必食不可一日廢今也絕先聖之道而欲以長繼是猶卻食而求生也豈不難哉斯言得之矣

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鐻音巨○兵戈戟之屬鐻者跗也百二十斤為石○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丞相王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下公卿講議其事廷尉李斯曰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衆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屬音蜀易音異○廷尉獄官也陛陛階也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陛下侍臣先與之言盖因卑達尊之義也殿下閤下足下之類亦倣此始皇曰天下初定

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復扶又反樹植也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守謂郡守尉謂丞尉監謂御史也○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上泰山立石而封祠祀既下風雨暴至休樹下封其松為五大夫禪于梁父遂東遊海上嶧音亦禪音善父音甫○鄒嶧山在兖州鄒縣南築土曰封除地曰禪休息也五大夫秦官名或曰封五株松為大夫也梁父泰山下小山也在兖州泗水縣北方士齊人徐市等上書請與童男童女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仙人及不死藥如其言遣徐市等行瀛音盈○方士方外之類今道士流也始皇

浮海至湘山大風幾不能渡問愽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伐其樹赭其山遂自南郡而還幾音笄赭音者○湘山在益陽洞庭之間湘君廟在焉湘君娥皇女英也赭赤也言盡伐其樹而其山赭然也○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韓亾欲為報仇始皇東行至愽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不得令天下大索為去聲令平聲椎音槌中令皆去聲○萬氏曰良之祖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父平相釐王桓惠王凡五世也愽浪沙在今河南陽武縣○三十一年更臘為嘉平更音庚○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方士盧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亾秦者胡也始皇

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洮音滔袤音茂○錄圖書讖緯之書也胡謂始皇子胡亥而始皇不悟以為胡虜也臨洮府名屬鞏昌遼東郡名屬遼陽○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羣下以造謗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

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去上聲筮音是○史官國史院官也偶對也棄市禮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也族謂夷其宗族也去除也龜曰卜著曰筮○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誹音斐傳去聲○廉問察訪也傳遞也告引告訴索引也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

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長上聲糾治曰繩上郡屬陝西今綏德州）

盧陵劉氏曰秦所以亡以立少子胡亥也胡亥所以得立以長子扶蘇在外也扶蘇所以在外以諫坑儒也然則秦亡之禍自坑儒始天道亦昭昭哉

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於渭南上林苑中（朝平聲）先作前殿阿房（房如字或音旁）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閣道謂四畔棧木爲道可周回馳驅也）自殿

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抵至也南山在華陰山頂曰顛闕門闕也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複音福屬音竹○上下有道曰複道屬連也閣道營室皆星名漢天河也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橫絕天漢至營室曰閣道是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天下謂之阿房宮令善也更音庚○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自用者執己見也衡秤衡石秤錘也言以衡石稱量書計日夜處決自有程限也○秦有使者還遇人持璧授之曰爲我遺滈池君明年祖龍死使爲遺皆去聲滈音浩○

滈池在咸陽君其神也索隱曰江神以璧遺滈池之神告始皇將死盖秦以水德王其君將亾故水神先自相告也蘇林曰祖始也龍君象也以喻始皇○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李斯少子胡亥宦者趙高從始皇崩於沙丘平臺秘不發喪詐為受詔立胡亥賜扶蘇死載始皇轀輬車中以一石鮑魚亂其臭至咸陽始發喪胡亥即位是為二世皇帝以從皆去聲轀音温輬音凉○秘隱密也文穎曰車上有窓閉之則温開之則凉故曰轀輬車也鮑醃也

**二世皇帝**名胡亥元年東行郡縣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之所欲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高曰陛下嚴法刻刑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則高

抗肆志矣二世然之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公子大臣多僇死樂音洛更音庚○悉盡窮極也肆放縱也○陽城人陳勝字涉少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悵然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少為皆去聲○陽城縣名屬澤州賃力取直曰傭輟止也之往也隴田間高坂也若汝也至是與吳廣起兵于蘄時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為屯長蘄音其長上聲○蘄縣名屬宿州秦民富強居閭右貧弱居閭左時徭役煩多富民役盡故役貧民也戍者屯兵以守也漁陽郡名屬北平今薊州是也屯長屯聚之長也會大雨道不通乃召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

則已死則舉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種上聲○集注曰扶蘇無罪而二世殺之百姓未知其死項燕楚之良將或以為存或以為亡故詐稱二人以為天下倡也大梁張耳陳餘詣軍門上謁勝大喜自立為王號張楚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長上聲應去聲下並同○欲張大楚國故號張楚長吏郡守縣令也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上悅使去聲○謁者掌通奏之官也○陳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校尉使徇趙地至趙武臣

自立爲趙王巡師宣令日徇○沛人劉邦起兵於沛父老爭殺令迎立爲沛公沛邑掾主吏蕭何曹參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掾音院爲去聲○沛郡名屬河南今徐州是也漢書參爲掾吏何爲主吏○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敎籍兵法會稽守殷通欲起兵應陳涉使梁爲將梁使籍斬通佩其印綬遂舉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爲裨將時年二十四少去聲會稽音檜笄郡名屬浙東今紹興府是也裨音皮副也○

齊人田儋自立為齊王儋音耽故齊王侯也○趙王武臣使將韓廣略燕地廣自立為燕王○楚將周市定魏地迎魏公子咎立為魏王○二年吳廣為其下所殺為去聲下並同○其下謂裨將田臧也○陳勝為其御莊賈所殺以降秦初勝既稱王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而去勝斬之諸故人皆引去性復苛察諸將不親附以至於敗○秦將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王咎與周市皆敗死○趙王武臣為其將李良所殺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良良敗走乃求得歇立之居信都○居巢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項梁曰

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求得楚懷王孫心立爲楚懷王以從民望（好去聲說音稅下並同○居巢縣名屬廬江今無爲州巢縣是蠭蜂同言衆也）○趙高與丞相李斯有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斯可奏事（樂入聲）斯上謁二世怒曰吾嘗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閒音閑）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三川郡名屬河南今汝寧府長上聲）二世然之下斯吏具五刑腰斬

咸陽市五刑墨劓刖宮大辟具者盡受其罪也斯出獄顧謂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復扶又反○若汝也上蔡縣名屬汝寧夷滅也三族父母妻族也○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宦者曰中後凡言中入中官中常侍之類皆倣此驗證也考也中去聲謂暗以他事中傷其人而坐以法也○項梁與秦將章邯戰敗死宋義先言其必敗梁果敗秦攻趙楚懷王以義為

上將項羽為次將救趙義驕羽斬之須其兵大破秦兵鉅鹿下虜王離等降秦將章邯董翳司馬欣羽為諸侯上將軍鉅鹿郡名屬河東今順德府○先是趙高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秦兵數敗高恐二世怒使其壻閻樂弒二世於望夷宮立公子嬰為秦王二世之兄子也嬰既立族殺趙高數音朔○望夷宮在長陵西兄謂扶蘇○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之關中者王之當時秦兵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願與沛公先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獨沛公寬大長

者可遣乃遣沛公僄匹妙反悍音汗長上聲○莫利謂不以入關為利也僄疾悍勇猾亂賊害也○高陽人酈食其謂沛公麾下騎士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酈音力食音異其音箕騎音去聲○高陽縣名屬沛梁麾大將旗也所以指揮士卒故曰麾騎士蓋食其同里人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狂若汝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向客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好去聲客冠之冠音貫溲音搜溺音尿同小便也沛公至高陽傳舍召生入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傳去聲洗音蘚生長揖不

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長上聲如字下上聲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生上坐謝之輟止也攝摳也生為沛公說下陳留後常為說客生為之為去聲○陳留縣名屬汴梁○張良從沛公西先是張良聚兵百餘人遇沛公於留遂屬焉公以為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公善之常用其策至是從而西征○沛公大破秦軍入關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出降軹道旁秦自始皇二十六年併天下二世三世而亡稱帝止十有五年○組音祖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素車白馬示有喪也係頸以組示降服也軹道亭名在長安東十五里

司馬公曰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

之必失之秦之謂也善夫賈生之言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乗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招音喬舉也隳音尉

胡氏曰攻守無異勢秦以詐力得之豈有能施仁義之理邪

西漢

漢太祖高皇帝姓劉氏名邦字季沛豊邑中陽里人也母媪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大雷雨

晦冥父太公往見交龍其上已而產季（媼音襖女老之稱）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準音拙○隆高準鼻也在頤曰鬚在頰曰髯黑仔痣也）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度器量也生業生產作業也）及壯為泗上亭長（長上聲○秦制十里一亭亭有長主督捕盜賊也）單父人呂公奇其狀貌以女妻之即呂后也（單父音善甫縣名屬單州呂公名文字叔平善相人妻去聲）季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亾自度比至盡亾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

嫗斬之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後人告季季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爲比音去聲度音鐸嫗休據反從去聲○時始皇葬驪山故季送徒士供役作也比及也豐西豐邑之西也嫗者老婦之稱秦居西西屬金故曰白帝子赤火色蓋漢勝秦之兆也負恃也陳涉起季亦起兵於沛以應諸侯旗幟皆赤幟音熾○用赤旗者應赤帝子之兆也楚懷王遣沛公破秦入關降秦王子嬰既定秦還軍霸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秦民大喜（抵當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寡罪名不可預定故止曰抵罪而已）

唐氏曰不殺子嬰約法三章此理最好爲得天下之根本也項羽一切反是

廬陵劉氏曰高帝入咸陽則除秦苛法光武至河北則除莽苛政二漢之興宜哉

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或說沛公守關中羽至關閉大怒攻破之進至戲期旦擊沛公（戲音希水名出華州渭南縣而入渭）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鴻門地名在新豐東）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

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天子氣也急擊勿失好去聲令平聲

唐氏曰入關不取財物不幸婦女此高帝創業規模也

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叔曰季父良曰良為韓王送沛公有急亡不義為去聲入具告因要伯入見沛公奉巵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願伯具言臣之

不敢倍德要平聲與邀同見音現倍與背同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來謝蚤早同伯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遇待也沛公旦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騎去聲復去聲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之言左司馬官名曹姓無傷名也羽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者三羽不應數音朔應去聲○目羽謂動目以謂羽也玉玦如環而有缺有斷決之義增三舉以示羽者欲羽早斷決而殺沛公也增出

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劒舞因擊沛公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項莊羽從弟也張良出告樊噲以事急噲擁盾直入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瞋音嗔眥音恣○盾干也瞋目怒而張目也眥眼眶也裂破也羽曰壯士賜斗巵酒一生彘肩噲立飲拔劒切肉啗之巵酒器容四升大巵容一斗彘肩猪蹄也啗食也音淡羽曰能復飲乎復扶又反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沛公先入秦關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切為將軍不取也說如字為上聲羽曰坐噲從

良坐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噲出間行趨霸上間去聲留良謝羽曰沛公不勝杯勺不能辭使臣奉白璧一雙再拜奉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奉拜獻亞父足下勝音升杯盃同勺杓同酒器也亞次也羽尊范增次於父猶齊桓公尊管仲爲仲父也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督過之猶言督責之也范增拔劒撞破玉斗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唉音哀又虛其反歎恨之辭豎子斥項羽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以其泄漏軍機故誅之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絶掘始皇

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屠夷滅也韓生說羽曰關中被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且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衣去聲○集覽曰被山帶河謂關山之險阻如被河渭之環遶如帶也四塞謂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也楚人謂猴曰沐猴言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之性躁急也○羽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王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得專主約乃陽尊為義帝徙江南都郴郴音琛○陳氏曰羽求王關中故先致命如約謂如先入關中者王之約也郴州名屬湖南分天下王諸將徙魏王豹

為西魏王立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申陽為河南王司馬卬為殷王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英布為九江王吳芮為衡山王共敖為臨江王徙燕王廣為遼東王立燕將臧荼為燕王徙齊王市為膠東王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安為濟北王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孟康曰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乃曰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王巴之王去聲下王漢同○陳氏曰巴郡名今順元等處是也蜀即今泗川等處是也漢中郡屬陝西今興元府是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三人以距塞漢路塞音色○三人謂章邯董翳司馬欣即三秦也漢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乃就國以何為丞

相圖謀也
陳氏曰人有恒言皆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何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而獨見之言也夫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術也故世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以鑒矣蕭何有見於此而高祖聞言即悟漢業之興不亦宜乎

漢元年五星聚東井五星木火土金水也井經星界未申之間在申者為西井在未者為東井直秦分雍州之域時五星聚於其次蓋漢興王之兆也○初淮陰人韓信家貧釣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漂匹妙反飯上聲○淮陰縣名今淮安以水擊布曰漂王孫猶言公孫蓋尊稱之耳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劒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胯下信孰視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怯少好皆去聲胯音股○屠中屠肆中也若汝也胯兩股間也蒲伏一作匍匐手足並行之貌項梁渡淮信從之又數以策干

項羽不用亾歸漢爲治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數入聲○干求也）漢王至南鄭将士皆謳歌思歸多道亾信度何已數言王不用即亾去○（度音鐸南鄭郡名即漢王所都）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亾王怒如失左右手何来謁（句）王罵曰若亾何也曰追韓信王曰諸将亾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将易得耳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數如字易音異○若汝也事信猶言用信也）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欲東謂欲東向取天下也鬱鬱沈結不通之意）何曰計必東

能用信信卽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爲公之爲去聲何曰不留也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呼去聲乃設壇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遂用信計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王章邯邯敗走死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皆降雍去聲○部署謂分其部曲而署置之也故道縣名屬武郡○漢二年項籍弑義帝於江中○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

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好去聲○陽武縣名屬汴梁宰屠牲也)初事魏王咎不用去事項羽得罪亾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拜為都尉參乘典護軍(乘去聲○因托典主護監也)周勃言於王曰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盜其嫂事魏不容亾歸楚又不容亾歸漢今大王令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令平聲○冠玉謂飾冠以玉則光美外見而中無所有喻平雖有才而無德也)王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成敗之數大王何暇用之

乎行去聲○讓責也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水驟至抱梁柱而死孝己殷高宗第三子有孝行受誅而不逃王拜平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夫平聲○新城鄉名三老官名集覽曰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遮說遮道而說也於是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令項羽放弑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之士南浮江

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爲去聲○三河河東河南河內也

胡氏曰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名其師者曰誅無道秦可矣今秦已滅諸侯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雖曰項羽爲政不平顧亦伸已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主大臨然後項羽殺君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酈生陳此義而下全齊於是楚人背無依倚右斷其臂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十六萬伐楚入彭城收其寶貨美人置酒高會（師古曰五諸侯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或曰常山王張耳此時無兵蓋陳餘也彭城郡名屬河南項羽所都）項羽方擊齊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漢大破漢軍於睢水上死者二十萬人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遇楚軍為楚所獲常置軍中為質（睢音雎為騎從間皆去聲食音異其音箕質音至）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滎陽郡名即鄭州）

胡氏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制使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破秦入關時則亦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為帥狃於小勝而逸欲生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行也直欲破羽之國都歟則宜亟還滎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歟則宜分部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志寵樂而羣臣亦寂無諫者豈良平諸公不在行歟嗚呼危哉

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縣邑事便宜施行計

關中戶口轉漕調兵未嘗乏絕漕曹皀二音水運也調去聲張氏曰蕭何佐漢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高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固故也

魏王豹叛漢王遣韓信擊之豹以柏直爲大將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信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虜豹信旣定魏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王遣張耳與俱罌音鶯○夏陽縣名屬河中瓶大腹小口曰罌釋文云以木柙縛罌缶以渡是也安邑縣名屬觧州○三年韓信張

耳以兵擊趙聚兵井陘口趙王歇及成安君陳餘禦之陘音刑○井陘山名在恒州井陘縣李左車謂餘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得奇兵從間道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將間皆去聲下同○方比執轡謂並行也列行列也奇兵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也餘儒者自稱義兵不用奇計信間知之乃敢下間知謂間諜窺覘而知其不用左車之策也未至井陘口止夜半傳發輕騎二千人人持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

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傳發謂傳令起發也人馬不帶甲曰輕騎若汝也乃使萬人先背水陣平旦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戰良久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歸壁見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之斬餘禽歇鼓行聲鼓而行也殊絕也諸將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倍背同信募得李左車解縛師事之用其策遣

辯士奉書於燕燕從風而靡募音慕以財召致也靡降伏也○
隨何說九江王黥布畔楚歸漢既至漢王方踞
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
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又大喜過望覷從嘗聲洗
音鮮○布姓英氏嘗坐法黥故曰黥布過望者過於已所望也
正義曰漢王以布先分為王恐其妄自尊大
故踞見令其折服已而美其帷幄厚其飲食
多其從官以悅其心亦權道也
酈食其說漢王立六國後王曰促刻印張良來
謁王方食具告良良曰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

遂發八難其一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為難皆去聲焉平聲幾平聲趣促同○箸筯同籌筭也八難一曰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其能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死命乎二曰武王入殷表商容閭釋箕子囚封比干墓今大王能乎三曰發鉅橋粟散鹿臺財以賜貧窮今大王能乎四曰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乎五曰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大王能乎六曰息牛桃林之野示不復輸積今大王能乎其七其八即天下游士及楚惟無強

二段是也楚惟無强謂楚之强無與敵也撓屈也豎儒斥食其幾近也乃汝也乃公漢王自謂

○楚圍漢王於滎陽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羽大疑亞父請骸骨歸疽發背死鯁音梗間去聲○骨鯁堅强正直之意蓋謇諤之臣直言難受如骨之哽咽也行間謂行反間之謀如以惡草具進○楚楚使之類是也請骸骨謂乞骸骨歸葬也

圍漢王益急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請誑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楚人皆之城東觀王乃得出西門去項羽燒殺紀信誑居況反欺紿

也○漢王軍成臯羽圍之王跳去北渡河晨入趙壁奪韓信軍令信收趙兵擊齊（跳徒周反○成臯縣名屬河南跳去謂輕身而忽去也）○酈食其說漢王收滎陽據敖倉粟塞成臯之險王從之（塞音色○敖倉山名秦於此築太倉故曰敖倉）○酈食其爲漢王說齊王下之蒯徹說信曰將軍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酈生伏軾掉三寸舌下七十餘城將軍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間使皆去聲伏憑也軾式同掉杜弔反搖也）○四年信襲破齊齊王烹食其而走○漢與楚皆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皆名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

羽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俎所以載牲置太公於其上示欲烹之也）王曰吾與若俱北面事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若而皆汝也）羽願與王挑戰王曰吾寧鬪智不鬪力因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王中胷（挑徒了反數上聲射音石中去聲○二人獨較勝負曰挑挑戰十罪謂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報而擅刼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塚私其財罪四殺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二十萬於新安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楚使龍且救齊龍且曰韓信易與耳寄

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進與信夾濰水而陳且音蛆易去聲濰音維信夜使人囊沙壅水上流旦渡擊齊佯敗還走且追之信使決水且軍太半不得渡急擊殺且虜齊王田廣遂定齊地壅音勇塞也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信使人言之漢王請為假王以鎮齊王大怒罵之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印立信為齊王復扶又反○附耳語謂良平自相附耳而言有漢方不利寧能禁信自王之語○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曰漢

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倍之不祥雖死不易蒯徹亦說信信不聽衣我之衣食我之食皆去聲推平聲易如字移也〇漢立黥布為淮南王

〇項王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亦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太半楚兵飢疲今釋不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遺去聲〇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即今官渡水也

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則其不義甚矣

陳氏曰程子謂張良此謀非義固是然項羽既殺韓王成而張良欲報君父之仇奚暇惜其他耳

五年王追羽至固陵韓信彭越期不至張良勸王以楚地梁地許二人皆引兵來黥布亦會固陵（縣名即固始屬淮陽）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乘之羽敗入壁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之多也（垓下地名在亳州 重平聲）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其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

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騅者羽平日所乘駿馬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仰音抗虞姓美人女官名羽幸姬也騅音追蒼黑雜色馬也）羽乃夜從八百餘騎潰圍南出渡淮迷失道陷大澤中漢追及之（從騎皆去聲下同潰音會冲散也）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也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皆如其言（為去聲下同○東城縣名屬和州今烏江縣）於是欲東渡烏江亭長檥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願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

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復見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長上聲檥音蟻復扶又反○烏江浦名在東城檥附船著岸也又整船向岸也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持羽頭示之乃降王還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立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漢王即皇帝位楚懷王封羽為魯公魯人為之堅守故云為主死節

太史公曰羽放弑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欲以力

征經營天下國亾身死尚不覺悟乃引天亾
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
揚子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而
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愚按高帝兩奪韓信軍未免任術此信所以
不終臣節也
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
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徹猶列也）高起王
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而與之與天下
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

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予與同）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鎭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羣臣悅服（夫音扶鎭音振餽求位反餉式亮反為去聲）

楊氏曰項羽無道所過殘滅民不親附范增為之謀主曾無一言以救其敗其所計不過欲害沛公耳嗚呼羽誠不改其轍則前日之

亾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然
則羽雖用增亦未必有益於敗亾也
故齊王田橫與其徒五百人入海島上名之曰
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誅橫與二客
乘傳至洛陽尸鄉自剄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
從之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皆自殺○傳朱戀反有山在海中曰島傳郵馬也○初季布為項羽將數窘帝羽滅帝
購求布敢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
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也之洛見滕公曰季布
何罪臣各為其主耳以布之賢漢求之急不北

走胡南走越耳與棄壯士資敵國也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數音朔髡音坤各為之為去聲○窘迫也鬄髮曰髡以鐵束頸曰鉗滕公夏侯嬰也）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嘗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見音現無毋通禁止辭也）

司馬公曰高帝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

天子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活已猶不與也刑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齊人婁敬說上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與無德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陛下按秦之故此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易音異搤音厄亢音岡拊音撫○搤捉持也亢咽喉也拊擊也以亢喻關中以背喻天下所謂與人相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四面受敵

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阻三面而守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殽崤同隴州名屬鞏昌隴關在焉說如字

胡氏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下隴歸才六日潁川盜起而往征之可謂能繩祖武矣

張良謝病辟穀辟音壁除也道引不食穀靜居行氣以學道也良佐上定天下封功臣上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陛下遇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封留足矣

遂封留侯留縣名即陳留至是杜門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韓滅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為韓之為去聲○赤松子古仙人號也

司馬公曰夫生之有死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是以知神仙之為虛偽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知止邪故子房托於神仙遺棄外物所

謂明哲保身者與

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坑孺子耳上問陳平平危之曰古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因禽之一力士之事耳上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至陳信上謁命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今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繫以歸赦爲淮陰侯（夢如字或音蒙烹叶音滂械下戒反桎梏也）上嘗從容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

過将十萬上曰於君何如信曰臣多多益辦上笑曰多多益辦何以為我禽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臣所以為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為去聲辦薄莧反一作善○剖符封功臣鄼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鋭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逐殺獸者狗也蔱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鄼音賛○部分也堅謂甲鋭謂兵蔱縱者謂解紲而縱放也○上已

封大功臣餘爭功不決上從複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相與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良曰急先封齒於是封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屬音蜀雍去聲方一作邡趣音促朝平聲下同○高帝嘗破豐使雍齒守之而齒以豐叛

故帝憎之十八人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生酈商夏侯嬰灌嬰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傅寬也

司馬公曰張良為高帝腹心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待帝見問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數用愛憎行誅賞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下無猜忌可謂善諫矣

尊太公為太上皇師古曰太上者極尊之稱皇君也不預朝政故不稱帝

○帝懲秦苛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易音異呼去聲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

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上從之徵名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而後可興也通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弟子百餘人為綿蕝野外習之蕝子劣反與蕞同束茅表位以為尊卑之次也或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於其中也○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謁者治禮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置法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太常引去者屏之出也太常禮官也

司馬公曰禮之為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乎叔孫生之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諧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沒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

匈奴寇邉帝自將擊之聞冒頓單于居代谷悉兵三十萬北逐之（冒頓音墨特又如字○單于匈奴天子之稱也）至平城冒頓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騎去聲○）（平城白登二縣名皆屬大同府）用陳平秘計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間遺皆去聲閼氏音煙支匈奴后妃之稱○應劭曰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遺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阨欲獻之閼氏恐奪已寵因說單于解圍）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集覧曰六計謂請捐金行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韓信四也請偽遊雲夢禽信五也解白登圍六也）○九年遣劉敬使匈奴和親取家人子名公主妻單于（使妻皆去聲○家人子庶人家女子也天子女

曰公以蓋天子至尊不自主昏止使公侯同姓者主之故曰公主帝姑為大公主姊妹為長公主

司馬公曰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昏姻也

十年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豨許豈反淮陰侯韓信舍人弟上變告信陰與豨謀呂后與蕭何謀詐稱豨敗死紿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謀乃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信三族為去聲○集覽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其弟謝公著嘗得罪信囚欲殺之故今告信反也上變告上變亂之事以告之也陰私也

司馬公曰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平齊滅楚漢所以得天下大抵皆其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王燕而信乃為列侯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雖然信滅齊不報而自王期共攻楚而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

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乎

太史公曰假令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出此而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哉

胡氏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

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十一年帝破豨還聞韓信言恨不用蒯徹計詔捕徹至欲烹之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材疾足者先得之當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力不能耳又可盡烹邪帝赦之鹿喻天下疾捷也○梁王彭越太僕告其將扈輒勸越反上使人掩越囚之反形已具赦處蜀呂后曰此自遺患遂誅之夷三族處音杵遺去聲○太僕御車之官掩襲也○遣陸賈立南海尉佗為南粤王佗稱臣奉漢約賈歸報拜太中大夫佗音駝粤越同○佗

趙佗也行南海尉事僭稱王叛而不服至是封之遂奉漢約賈時前說詩書

上罵之曰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曰陛下以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使秦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有之上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吾所以得及古成敗賈著書十二篇每奏上稱善號曰新語為去聲○乃公高帝自謂帝素未聞此言故謂新語○淮南王黥布見帝殺韓信醢彭越以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遂反帝自將擊之○十二年帝破布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過沛置酒召宗室故人飲酒酣上

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沛中子弟習歌之以沛爲湯沐邑具牛羊豕曰太牢風帝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難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共守之也湯沐邑謂以其邑稅賦供湯沐之資也

盧陵劉氏曰自坑焚禍烈吾道幾墜高帝以不事詩書之資方破布還乃能動念及此至以太牢祀孔子帝亦有大過人者矣漢四百年吾道之重實自此始故綱目特書美之然其君天下而私一邑後世不能無譏焉

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見踈太子仁弱

上以如意類已欲廢太子而立之羣臣爭之皆不能得(疏踈同 爭去聲)呂后使人強要張良畫計(強上聲 要邀同)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上高此四人令令太子爲書卑詞安車固請宜來至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后從之(爭從皆去聲 角音祿 嫚慢同 朝音潮○致招致也集覽曰東綺夏角皆姓也皇園謚曰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東園夏黃公姓崔名廣居夏里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居角里呉氏曰騎里季姓呉名實字子影居綺里故各以所居地名爲號也)至是上擊布還愈欲易太子後置

酒太子侍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
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
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
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
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
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四人
出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
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為去聲調平聲

胡氏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
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問則不言言則必當其

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至於招致四人以安太子則其績尤偉而司馬公乃致疑焉以為若審有此是子房為子植黨以拒父也夫高祖之雄傑豈四叟所能抗而大臣力諫之強豈不賢於四叟之助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之盟而易有納約自牖之象也故今特據舊史復詳載其事云

蕭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而赦之空去聲〇長安縣名屬安西陿狹同棄謂拋荒也田佃同耕治之也〇上擊布中流

矣疾甚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上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可令為太尉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中去聲戇陟降反復扶又反○飛矣曰流矣百歲後謂身死後也諱不敢以死言故也戇愚直也○上崩葬長陵為王者四年為帝者八年凡十二年太子立是為孝惠皇帝長陵在咸陽自漢以來天子葬地皆以陵稱而各立名以表之也

愚按高帝起布衣提三尺劍八年而成帝業何其速哉惟寬仁愛人知人善任而已其入

關也不殺子嬰約法三章而大本以立其伐楚也縞素興師不忘故主而大義以明當是之時張良說謀韓信行兵蕭何給餉用人者昌固其宜也及天下已定則赦季布以旌委身徇主之烈士斬丁公以厲懷私結恩之姦臣祀孔子以崇繼天立極之大聖其慮事深遠如此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不亦宜乎然殺韓信醢彭越而君臣之義虧踈呂后寵戚姬而夫婦之道缺欲易太子而父子之恩乖至於不事詩書溺冠侮士禮文制度大抵

襲秦此漢治所以不能復古惜哉

**孝惠皇帝** 名盈母呂太后即位之元年太后鴆殺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名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 鴆音朕食蝮鳥也以其羽歷飲食則殺人斷音短去上聲煇音薰灼也以藥薰耳令其聾也飲去聲瘖音因啞也 ○二年相國酇侯蕭何卒以曹參為相國初參聞何卒令舍人趣為裝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代何一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不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趣促同較校同討量也漢書作講○廬陵劉氏

書法曰綱目於兩漢諸臣卒具官爵姓者美稱也不書姓者恒稱也惟不書官者爲貶之之辭

○五年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諡曰懿○六年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留侯張良卒諡曰文成

尹氏起莘曰神仙詭誕之說先儒論之詳矣綱目前書張良謝病辟穀疑若眞有道引長生之事至是書張良卒則知子房托於神仙之意昭然可見而詭誕之說不攻自破矣

以周勃爲太尉陳季雅曰蕭曹王陳周之用皆高帝臨崩之遺言也○七年帝崩葬安陵帝無子呂后取他人子以爲太

子至是即位呂后臨朝稱制元年呂后議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平勃以為可陵罷相遂王呂氏朝平聲〇刑殺也言殺白馬以歃血也平勃陳平周勃也

胡氏曰自已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是亦僥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為不可太后亦安得獨行其意乎平勃許之猶且數月再遣張釋風諭大臣而後乃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之罪大矣故程子論

之曰漢祖之於羣臣以力相勝而臣之耳其
臣之者非心悅誠服而願為之臣也是以當
此之時無一人肯死節者其後成功亦幸而
已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至哉言乎
四年太后廢少帝幽殺之立恒山王義為帝更
名弘亦名他人子為惠帝子者也少去聲幽囚也更音庚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為亂時呂祿將北軍呂
產將南軍太尉勃不能主兵平勃使酈寄說祿
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者右袒
為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遂名朱虛侯劉章

予卒千餘人擊產誅之分部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說令為少皆去聲予與同長上聲○酈寄呂祿友也劉章齊王肥子也

胡氏曰太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不當問其從否況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其為劉氏與不為劉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誅子弘等赦天下是為太宗孝文皇帝鄉去聲○東西賓主位西向讓者讓為主也南北君臣位南向讓者讓為君也

南宮氏史斷曰惠帝仁柔之資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寵兄弟恩敬篤矣當時海內息戰爭之苦君臣拱手俱欲無爲是以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不幸遭母后虧損至德惜哉呂后以婦人臨朝背高帝之約欲王諸呂當時面折廷爭僅見王陵一人而波流風靡阿附呂后者雖平勃不免也自是權歸呂氏漢祚之危如一髮引千鈞向使酈寄不可刼呂祿不可紿紀通之符節不可矯北軍弗納而呂須謀行則漢亦殆矣其能

成功豈非天邪夫以呂后仇陷戚姬鴆殺趙王駸浸嗣君幽殺少主擅王呂氏誅鋤高帝諸子居位僭竊殆有天地以來所謂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子朱子綱目於呂氏制朝之後分註其年特以變例書之所以著呂后僭亂之原為萬世鑒戒宜哉

**孝文皇帝**名恒母薄氏夢龍據胷而生帝帝立尊之為皇太后○元年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

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来獻屬音竹下並同令去聲○旗上有鈴曰鸞旗屬卓副車也天子副車八十一乘皆連屬故曰屬車吉行謂巡狩師行謂征伐吉行當凶行之半蓋凶行百里窮日之力而止也師行當凶行不及三分之一不可窮其力也夫師行三十里徐行也凶行百里疾行也吉行五十里不疾不徐也三十里為一舍之往也○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使

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帝稱善勃大慙謝病免朝音潮後並同○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名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為太中大夫河南府名屬今河南○二年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諡曰獻○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賜猶免也○書法曰書賜半租嘉重農也○三年以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有一人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

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乎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乘當皆去聲蹕音畢更音庚○乘輿天子車駕也天子出入必先清道禁止行人出稱警入稱蹕也傾不平也當謂處其事也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廷尉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乎上許之共恭同抔音裒○得謂捕獲之也長陵高帝葬地也抔掬也不忍斥言發塚故云取土○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長高帝第四子也謚曰厲民有歌之

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病患也後封其四子為侯○匈奴冒頓死書法曰冒頓不書單于削之也綱目自後單于死立必書者以匈奴益強大故也此書省繁故不書○以賈誼為梁王太傅梁王文帝子也先是上議以誼位公卿而大臣多短之上以為長沙王太傅至是徙梁王太傅上疏曰方今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長沙王吳芮孫也埶與勢同痛哭者一謂諸侯強大也流涕者二謂反貢夷狄不圖大患也長太息者六謂風俗侈靡無禮義無經制不教太子不尚禮教不禮大臣也詳見通鑑綱目○十年帝舅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誅使公

御羣臣往哭之昭自殺使者之使去聲○十二年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上憐其意詔除肉刑令少皆去聲緹音帝○屬連也言斷其肢體不可再相連也通鑑文帝除肉刑而定律曰當髡者城旦舂當黥髡者鉗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趾者笞五百

陳氏曰以一女子言而改古法非有不忍人之心者不能也可謂仁矣

除田之租稅書法曰除者永除之也再賜天下半租仁矣於是遂永除之非帝之儉約國有餘畜能若是乎○十五年作渭陽五帝廟從方士新垣平

請也○書法曰天一而已而曰有五帝焉非古也帝於是少惑矣十六年親祠之以新垣平為上大夫書法曰親者何不宜親者也○詔更以明年為元年更音庚○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王氣而使人持玉杯詣闕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是改元○書法曰人主即位以一為元古也自魏罃與齊相王始以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君子非之文帝惑於異端復有此失綱目書之譏惑也自是景帝有中元後元武帝十一改元滋紛紛矣○後元年新垣平伏誅人有告平所言者詐也遂誅之○書法曰文帝令德善似相望于冊至末年而惑於異端如日月之食不能不為全美之累焉及書新垣平伏誅則所謂更也人皆仰之矣綱目抑左道凡方士必以伏誅書之

○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雲中郡名屬山西今

（大同府細柳營名在長安棘門在關中）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句直馳入大將以下騎送迎（勞騎皆去聲下同）已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遣使持節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至營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也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令使皆去聲○士卒前導曰先驅節以旄為之上下相重如竹節也凡以王命往来必持之以為信約禁約也）○七年帝崩葬霸陵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嘗欲

作露臺名匠計之直百金上曰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示朴爲天下先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以德化民當時公卿大夫風流篤厚恥言人過上下成俗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莫能及太子立是爲孝景皇帝身衣之衣去聲○中人中等之戶也弋默同皂也吳王名濞高帝兄子也几老者所憑以坐杖老者所倚以行

愚按文帝以儉自奉故租稅雖免而國用不乏以德化民故肉刑雖除而獄訟不興宜其

海內富庶幾致刑措也然惑於妖言而祠五帝之廟溺於小仁而短三年之喪深爲盛德之累惜哉

**孝景皇帝** 名啓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天子七廟以次祧遷惟太祖百世不遷太宗情盡不祧○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書法曰復者何嘗除也文帝除之至景帝而復收非得已也然止收半租則賜民半祖矣自是遂爲常制也○帝爲太子時鼂錯爲家令得幸句太子家號爲智囊帝即位錯爲內史數請間

言事輒聽寵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鼂音潮錯音措令間皆去聲數音朔下同○陳氏曰家令東宮官名智囊喻其智多也請間謂屏左右也九卿太常卿光祿卿衛尉卿太僕卿大理卿鴻臚卿宗正卿司農卿太府卿也更音庚○初孝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濞稱疾不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濞音譬見音現提音抵朝平聲○博圍棊也爭道爭行棊道也提擲也削謂減其地也及帝即位錯曰吳王誘天下亾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亟急也難去聲錯又言楚趙有罪削一郡膠

西有菑削六縣膠音交及削吳會稽豫章書至吳王遂反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皆先有吳約至是同反齊王先諾後悔背約城守會稽音檜幷郡名屬今浙東即紹興府豫章亦郡屬今江西即南昌府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至是拜亞夫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將軍之將如字餘並去聲鼂錯素與袁盎不善盎言獨有斬錯復諸侯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錯於是腰斬東市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亞夫大破吳楚諸反皆平復音伏少去聲長上聲○袁盎吳相也復猶還也言還其所削之故郡也

永嘉陳氏曰吳王招亾納叛反形已具漢固不容不為之慮也若楚趙之徒初曷嘗有反謀之意哉向使鼂錯之議止於削吳則其反也獨一吳耳今也并未反之國而削之使吳王得以藉口誘諸侯為左右手幾危社稷卒死讒鋒不亦宜乎

亞夫後為相封條侯以諫忤上意罷上曰此鞅鞅非少主臣卒為人所誣告下獄不食嘔血死忤音悟少如字或音去聲鞅與快同為去聲嘔與歐同○鞅鞅不滿之意晉灼曰主擊也臣伏也言亞夫非是少能擊伏惶恐者也或謂亞夫先帝老臣非少主之臣故鞅鞅不足而有異

意也

蘇氏文曰周亞夫為大将折吳楚之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為相守正不阿而惡其鞅鞅不屈遂以無罪殺之哀哉

自漢興掃除繁苛與民休息孝文加以恭儉至帝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國家無事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紅腐不可勝食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有倉氏庫氏人

人自愛而重犯法醇淳同累長皆上聲積音恣勝音升○有宇曰廩在野曰庾貫者穿錢之索也校計數也陳者舊也因者仍也不可勝食言多也重者不輕也言人人自愛其身而不輕犯刑法也然罔疏民富或至驕溢兼并之徒武斷鄉曲宗室有士公卿以下奢侈無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斷去聲○罔網同疏謂政網不密也武斷謂以威武斷制鄉曲之人也土分地也○帝崩在位一十六年有中元後元太子立是為世宗孝武皇帝

胡氏曰文景養民厚矣稽諸仲尼之言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民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事則英

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慄失措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道薄以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佞絀申屠嘉戮鼂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義有缺其大致懸絕如此獨節儉愛民一事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文帝同稱也哉

**孝武皇帝**名徹即位之元年始改元曰建元元年有號始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

問之廣川董仲舒對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愽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強上聲○廣川邑名屬冀州又曰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邪氣奸其間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羣生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朝平聲奸音干犯也調平聲下同順也殖音植生也陛下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然而教化不立萬民不正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

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行知好治皆去聲○更改也張安弦也言解去舊弦更安新弦鼓者彈也更化謂改施教化也）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太學即今之國子監）又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宜使列侯郡守各擇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令去聲）又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

術者皆絶其道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而民知所從矣（春秋書王正月所謂大一統也）上善其對以爲江都相（相去聲下並同○江都國名在揚州其王名非景帝子也）

程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與又曰漢之諸儒唯董子有儒者氣像

上遣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魯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使治皆去聲下同○以蒲裹輪欲其安也）○三年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於江

淮閩閩音民○陳氏曰閩越國名在福建東甌亦區名在虔州○帝始為微行遂起上林苑微行謂服微賤之衣以出遊也上林在渭水南地方三百里即蕭何請令民入田處至是以為苑囿也○五年置五經博士五經易詩書禮春秋也博士太學官名博學之士也○六年閩越擊南越遣大行王恢等將兵擊之將去聲後並同○周禮大行人小行人即今通事舍人也○書法曰二越相攻書擊矣漢兵也其書擊何譏事外也自是南方益多事矣○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也○二年方士李少君見上善為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上信之始親祠竈遣方士入

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見音現少中皆去聲更音庚○巧發奇中謂發言多中上意物藥物也丹砂藥名亦曰朱砂安期生古仙人也○上用王恢議遣恢等將兵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誘匈奴入塞而擊之單于覺而去自是絕和親攻當路塞馬邑郡名屬山西今朔州當路塞為直當道之塞也○五年唐蒙上書請通南夷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入夜郎夜郎侯聽約以為犍為郡犍音堅○犍為郡屬四川今嘉定府夜郎國名在長亭又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通西夷邛筰冉駹置郡縣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邛音蛩筰音昨駹音忙沫音末又音昧牂

音莊狗音哥徼音叫○陳氏曰邛筰並西夷國名牂牁西夷二族沫若二水名牂牁本西南夷國名今南平軍是也徼塞也西南曰徼東北曰塞塞以障塞為名徼以徼邏為義○徼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集覽曰縣次續食謂所徵吏民詣京師者令各縣依次接續供給其飲食也計者上計簿使也言令所徵者與上計使者同來也菑川公孫弘對策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策奏擢爲第一待詔金馬門應去聲擢音濁拔也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仄目事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仄傾也阿比附

也○六年初筭商車起商賈舟車之稅○陳季雅曰諸横斂始於此自是國用蠹矣○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等將兵擊卻之上谷在古幽州西北今嬀州○元朔元年主父偃上書諫伐匈奴嚴安亦上書及徐樂亦上書云陛下何威而不成何征而不服書奏上召見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父音甫是秋匈奴入寇二年又入寇遣衛青等擊之遂取河南地置朔方郡朔方郡屬甘肅今夏州○五年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迎賢人○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

之還以青為大将軍六将軍謂蘇建李沮公孫賀李蔡李息張次公也

○匈奴入代○六年春遣衛青率六将軍擊匈奴夏再遣六将軍謂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騫音愆滇音顛國在西夷

○二年以霍去病為票騎将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票頻妙反驃去聲焉音煙○焉支西域國名祁連山本名天山盖匈奴呼天為祁連也

○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渾音魂邪音耶處上聲○陳氏曰存其舊號而屬於漢故曰屬國

○三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陳氏曰右北平郡名屬鞏昌今平凉府定襄亦郡名屬山西今忻州

○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去

病封狼居胥山而還狼居胥山在匈奴○方士文成將軍李少翁伏誅少去聲○少翁勸上為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歲餘神不至還誅之○元鼎二年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酒泉郡屬甘肅今肅州府武威郡亦屬甘肅今永昌府○書法曰書始通何難辭也自張騫使西域於是八年矣書譏遠畧也○四年以方士欒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集覽曰娶公主曰尚言帝王之女當尊尚之也○書法曰入綱目尚主未有書者書此何譏也以方士尚公主帝之惑甚矣○五年遣將軍路博德等擊南越○欒大伏誅○六年西羌反討平之羌音羌國名在西蜀○南越平置九郡陳氏曰九郡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也○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

臺遣使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仙封泰山禪肅然東北至碣石而還緱音勾○臨川陳氏曰緱氏邑名屬河南中嶽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肅然泰山下小山名也碣石山名在平深府驪城縣西南○滇王降置益州郡益州郡屬四川今成都府○三年擊樓蘭虜其王遂擊車師破之樓蘭車師並西域國名○朝鮮降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朝音潮樂音洛浪即郎屯音豚菟音徒番音婆○匈奴寇邊遣兵屯朔方○五年帝南巡江漢至泰山增封○太初元年冬十月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

旦冬至造太初曆以正月爲歲首書法曰書甲子朔旦何重紀曆也至朔同日常也甲子朔旦冬至非常也故特書之造者何始用夏正也自是無能改者矣故雖復古而以創始之辭書之予之也後乎此魏主叡建丑不三年而復周武氏建子不二年而復肅宗建子不一年而復行夏之時誠不易之常經也○遣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不克先是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上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主殺之上大怒遣廣利伐之○書法曰武帝用兵多書擊此其書伐何宛殺使者斯可以言伐矣○二年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三年春築塞外城障秋匈奴大入盡破壞之書法曰直書其事城之不足特明耳○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毋寡以降得善馬數十匹封廣利爲

海西侯書法曰書大發兵何譏也大發兵而得馬數十得不償失可見矣繼書封廣利為侯尚可謂之有功乎○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武齧雪與旃毛幷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徙武窖音敎齧魚列反羝音低乳音儒○幽囚也齧噬也咽吞也牡羊曰羝乳孕育也言待羝生子乃放武歸猶秦言待馬生角乃釋燕丹也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使飲食皆去聲○二年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東方盜賊滋起遣使者衣繡衣持斧督捕得斬二千石以下使好皆去聲衣上音意下如字○衣以繡者尊

寵之也賜以斧者得專殺也太守祿得二千石○四年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太始三年帝東巡琅邪浮海而還琅邪郡名屬山東今沂州○四年帝東巡祀明堂修封禪明堂在泰山周天子巡狩朝諸侯之處○征和二年巫蠱事作帝如甘泉以江充爲使者治巫蠱獄掘太子宮云得木人尤多蠱音古使去聲○巫女巫也蠱惑也者今行符魘魅之術甘泉宮名在鄠縣木人木偶人也尤甚也按充與太子有隙故欲成其獄也太子據懼使客佯爲使者收捕充斬之白母衛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廐音救樂音洛○佯詐也白告也中廐皇后所在上從甘泉來詔發三輔兵遣丞相

劉屈氂將之屈音擿氂音离○漢以京兆扶風馮翊為三輔太子亦矯制發兵逢丞相軍句兵合戰五日死者數萬皇后自殺太子亾至湖自經死矯制謂詐為制詔也逢迎也湖縣名屬弘農經縊也後有高廟寢郎田千秋上書言有白頭翁教臣云子弄父兵罪當笞上悟曰此高廟神靈告我也知太子無罪作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歸来望思謂已望而思之庶幾太子之魂歸来也○三年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擊之廣利降匈奴五原郡名屬山西即豐州○四年罷方士候神人者書法曰自元光二年遣方士求神仙於是四十五年矣始罷方士甚矣帝之晚悟也後二年而帝盖違世

矣書此幸之也否則終身弗悟與秦皇何異哉〇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罷議輪臺屯田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相去聲〇輪臺西域國名東有溉田五千頃故欲從民屯耕於此〇書法曰武帝干戈土木海内虛耗至其末年本心定而天理還始陳既往之悔封富民侯以明休息養民之意雖非不遠之復然與迷而不復者異矣〇後元二年上幸五柞宮病篤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太子五柞宮在扶風盩厔縣宮前有五柞樹因名焉上在位五十四年改元者十有一曰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上雄才大畧承文景豐富之後窮極武事嘗謂高帝遺平城之憂思如齊襄公

復九世之讎數征伐匈奴盡漢兵勢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斥地立郡縣置受降城通西域通西南夷東擊朝鮮南伐粵軍旅歲起數音朔斥音尺○襄公九世祖哀公嘗爲紀侯所譖而烹于周至襄公八年遂滅紀而復仇也漠沙漠也言沙漠之南無匈奴王庭也斥開廣也內事土木築上苑屬南山建栢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上有仙人掌屬音竹連也栢梁臺在長安城北闕內因以香栢爲梁而得名承露盤在建章宮內以方士公孫卿言神仙好樓居作蜚廉桂館通天莖臺作首山宮作建章宮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

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作明光宮皆極侈靡數巡幸崇祠祀修封禪好去聲圈其額反漸音尖數音朔○陳氏曰蜚廉神獸名謂置其象於舘上也莖即承露金莖也首山宮在河東建章宮在安西漸浸也臺在池中爲水浸漬故名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並神山名在渤海中此蓋作以象之也明光宮亦在安西國用不給賣武功爵級造鹿皮幣白金桑弘羊孔僅之徒作均輸平準法興利以佐費置鹽官筭舟車造緡錢天下蕭然末年盜起徵輪臺一詔漢幾不免為秦緡音民幾平聲○通鑑元朔六年詔令民得買爵贖罪置官賞名曰武功爵也均輸者孟康云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產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運於所無之地賣之公私皆利故曰均輸也平準者陳殷云籠天下之物貨貴則買之

賤則賣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物價不得騰踊也佐者助也緡貫錢索也微無也非也所用丞相初唯田蚡稍專上嘗謂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後皆充位而已蚡房吻反○專擅也除授官也盡未猶言蓋乎未盡乎充位猶備員也蓋自此之後武帝自攬權綱丞相充位而已公孫弘後國家多事丞相連以誅死公孫賀拜相至涕泣不肯拜亦卒以罪死酷吏張湯趙禹杜周義縱王溫舒之徒皆嘗峻用刑法然湯等有罪亦不貸貸寬假也其間卜式兒寬之屬亦以長者見用兒音倪長上聲汲黯獨以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內為東海守好清淨臥閤內不出而郡中大治

數音朔好治皆去聲下同○內謂京師東海郡名屬今淮西即海寧軍入為九卿上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曰甚矣黯之戇也他日又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朝音潮戇陟降反○黯入為主爵都尉在九卿之列故曰入為九卿云云猶言如此也戇愚直也

胡氏曰汲黯多欲之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為君者莫不皆然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王則克己窒欲者也所謂欲者或酒色或貨利或宮室或遊畋或博奕或書

藝圖畫以爲文或開土闢遠以爲武或崇尚佛釋以爲清或希慕神仙以爲高雖汚潔不齊害有大小然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勉於行仁亦不足以感人心強於行義亦不足以正民行以其無實也故人君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禮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淮南王安謀反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如丞相弘等說之如發蒙耳好去聲說音稅○發

蒙帝聄曰如發去物上之蒙言其易也黯嘗拜淮陽守曰臣病不能任郡事願為郎中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名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至淮陽十歲竟卒淮陽郡名即陳州補過拾遺謂補其過失拾其遺缺也

胡氏曰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以汲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當有輔導建明諫止捄正之效而功烈之㢱亦少損矣

黯甚為上所重大將軍衛青雖貴上或踞厠視

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如黯不冠不見也厠音則燕見之見音現○厠牀也仲馮曰古者見大臣御坐為起踞厠者輕之也或曰箕踞而坐不以正視之也

東萊呂氏曰武帝踞厠視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不冠則不見其胷中涇渭亦明矣然所尊非所任所任非所尊此所以有尊賢之名而無尊賢之實也

上招選天下材智士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皐終軍等在左右吾丘司馬東方皆覆姓相如特以詞賦得幸朔皐不

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好去聲俳音排不根謂不根據義理也詼戲也諧和也優假做雜劇之人也朔嘗語上前侏儒以為上欲殺之侏儒泣請命上問朔朔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語去聲侏音朱伏日賜肉晏朔先斫肉持歸上召問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斫肉何壯也斫之不多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然朔亦時直諫有所補益。遺去聲細君妻也自李少君以來求神仙不已文成誅而五利至五利以文成為言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及五利又誅公孫卿等尤見聽信末年上乃悟曰

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飲藥差可少病而已文成謂李少翁五利謂欒大差楚宜反稍也漢興雖自惠帝已除挾書之禁文帝已廣游學之路然儒學終未盡盛至帝世董仲舒公孫弘皆以春秋進兒寬亦以經術飾吏事又有孔安國等出表章六經實自帝始文章亦至帝世始盛人以為有三代之風焉太子立是為孝昭皇帝六經易詩書禮記周禮春秋也表章者表異而章顯之也

司馬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煩刑重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

敞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亾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者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亾秦之失而免亾秦之禍歟

**孝昭皇帝** 名弗陵母鉤弋夫人趙氏娠十四月而生武帝命其門曰堯母門（鉤弋宮名堯十四月而生故名鉤弋門曰堯母門）年七歲體壯大多知武帝欲立之察羣臣惟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知音智朝音潮○黃門中官也負者負其扆也通鑑云周

公南面負扆以朝諸侯扆音倚鄭玄註儀禮扆如綈素屏風畫斧文以示威亦天子所居也

譴責鉤弋夫人賜死曰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驕淫自恣也明年武帝崩遂即位少去聲

胡氏曰漢武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誠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預政播告之脩著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驕恣爲乎敢若夫吕后之事則亦高帝有以啓之耳

燕王旦以長不得立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長上聲○旦武帝第三子也

○始元六年蘇武還自匈奴武

初徙北海上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卧起持漢節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陵與衛律降匈奴皆富貴律亦屢勸武降武終不肯去上聲蔵也言野鼠所蔵草實也漢使者至匈奴匈奴詭言武已死漢使知之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向足有帛書云武在大澤中匈奴不能隱乃遣武還使去聲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拜為典屬國須與鬚同○典主也屬國附屬之國也以其久在匈奴曉習邊事故令典主蠻夷附者○左將軍上官桀子安為霍光壻生女立為皇后桀與安自以后之祖父乃不若

光以外祖專制朝事繇與光爭權朝音朝時鄂國蓋長公主為所愛丁外人求封侯不許怨光旦自以帝兄常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為子弟求官不得亦怨望蓋胡閤反長上聲為去聲。蓋主帝姊也丁姓外人名也於是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俟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肄音異調去聲。陳氏曰都試也肄習也總閱試習武備也郎侍衛親軍官也羽林亦宿衛之官疾如羽多如林也言光之出本為閱視軍士而於道上僭用天子警蹕之制也莫與幕同言光擅自調遷增益幕府校尉官也書

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名大將軍句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畫室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或曰雕畫之室也廣明長安東都門也屬耳猶言近日也是時元鳳元年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

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遂猶追究也坐之以其罪反坐之也謂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旦安又謀誘旦至誅之廢帝而立桀會有知其謀者以聞捕桀安弘羊等并宗族盡誅之蓋主與旦皆自殺以聞謂以其事奏聞於君也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是也使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四年傅介子使西域誘樓蘭王刺殺之馳傳詣

闕以其為匈奴反間也使傳為間皆去聲○元平元年帝年二十一而崩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三曰始元元鳳元平霍光為政與民休息天下無事昌邑王賀哀王髆之子武帝孫也光迎賀入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賀淫戲無度光奏廢之迎立武帝曾孫是為中宗孝宣皇帝髆音傳

史斷曰孝昭在位霍光總政雖不親萬機然其天性聰明與高帝類觀其以童稚之年而能辨光之忠知上官燕蓋之詐何其偉也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

學問民疾苦遂貸貧民種食除今年田租鹽
鐵榷酤悉從議罷與民休息善政如此使天
假之以年又得伊呂之佐以輔相之周之成
王不足過矣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孝宣皇帝** 初名病已後改名詢武帝之曾孫也
初戾太子據納史良娣生史皇孫進進生病已
已音以○謚法不悔前過曰戾良娣女官名從母姓故曰史皇孫也 數月遭巫蠱
事皆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
遣使令盡殺獄中人丙吉時治獄拒不納曰他
人無辜尚不可況皇曾孫乎使者還報武帝曰

天也（使去聲後並同）及長高才好學亦喜游俠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長上聲好去聲）元鳳中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復起蠶食其葉曰公孫病已立（僵音姜偃仆也蚕食葉虫也）及賀廢病已年十八矣霍光等奏病已躬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後迎入即位既立六年光卒始親政○地節三年路温舒上書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悲痛之辭願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可興上為置廷尉平獄刑號為平矣○（上為之為去聲十失謂蓋文）

學一也好武勇二也賤仁義之士三也貴治獄之吏四也正言者謂之誹謗五也遏過者謂之妖言六也盛服先生不用於世七也忠良切言皆欝於胷八也喜虛譽九也蒙實禍十也畫指畫也言畫地為獄雖非真獄人且擬議不入刻木為吏雖非真吏人且期望不對也〇膠東相王成勞来不怠治有異績賜爵關內侯相勞来治皆去聲〇膠東國名其王名寄景帝第九子也〇以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〇四年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告者皆封列侯初霍氏奢縱茂陵徐福上疏言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亾書奏上不聽抑止也制防禁也至是人為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主人

不應俄失火鄉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殺牛置酒謝其鄉人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賞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上乃賜福帛以爲郎爲應論皆去聲更音庚鄉使之鄉音向○突烟窗也直則不能藏火曲則發其炎上之勢也帝初立謁高廟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乘去聲從音忽○凡乘車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居右爲驂乘

班固曰霍光受襁褓之托擁昭立宣雖周公

阿衡何以加此然不學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才三年宗族夷誅哀哉

司馬公曰霍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畜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驕侈以趣之哉雖然向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其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更加裁奪遂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

醖釀以成之也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先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治行皆去聲○北海郡名屬今山東道即益都府○渤海太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渤海郡名屬山東今濱州先是渤海歲饑盜起選遂為太守名見問何以治盜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飢寒而吏不恤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

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便宜從事上許焉
見音現○積潦曰潢言如小兒戲弄兵器於潢池之中平之不難也乘傳至渤海
界郡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罷捕句諸持田器
者為良民持兵者乃為盜遂單車至府盜聞即
時解散民有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
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巡行郡中皆有蓄積獄
訟止息至是名入去勞皆去聲解音蟹○移書猶言行文書也罷捕謂罷免
捕盜吏也牛稚曰犢○元康元年殺京兆尹趙廣漢京兆三輔
之一今安西是也尹其官名○書法曰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可
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初廣漢為潁川太守潁川俗豪

傑相朋黨廣漢為缿筩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缿音項筩音同訐音結頻川郡名屬河南今許州是也缿筩若今盛錢藏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用受書令投其中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落聚也散落者其聚鮮也由是入為京兆尹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發姦擿伏如神京兆政清長老傳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銖音珠擿音剔長上聲○陳氏曰鉤距謂鉤出隱至伏之情而距塞欺誑之說也擿挑也伏隱也是人上書言廣漢以私怨論殺人下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論去聲號下聲要腰同○

以尹翁歸為右扶風右扶風三輔之一今鳳翔府是也翁歸初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語終日竟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以治郡高第遂入治常為三輔最見音現○託寄託邑子同邑子也定國東海人故欲以邑子為翁歸託然語終日不敢令邑子出見翁歸也將猶且也言汝不足為翁歸任又不可以私意干之此蓋定國退與邑子言也上功曰最○二年上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復擾西域今甘肅永昌府漢匈奴右地也乃魏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

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匈奴未有犯境今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王應皆去聲見音現顯示之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二十二人此非小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纖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上從相言（殆發語辭顓臾魯附庸國在今沂州費縣事見論語）○三年太子太傅疏廣謂兄子太子少傅疏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今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稱疾上䟽乞骸骨許之加賜黃金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供音恭兩音亮○殆危也祭行道之神曰祖道供帳謂供具飲食陳設幕席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曰兩）既歸日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不爲子孫立產業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共供同樂音洛爲去聲夫平聲）

胡氏曰以官成名立爲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䟽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

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既稍長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省名致廷尉爲下獄以至再辱師傅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憒憒有素䟽廣㫁之已熟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誨也審矣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恐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䟽廣有焉

神爵元年先零與諸羌叛上使問後將軍趙充國誰可將者充國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臣復

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遥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乃詣金城上屯田奏願罷騎兵留步兵萬餘分屯要害處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什三中什五後什八魏相任其計可必用上從之零音連度音鐸騎去聲○先零西夷國名金城郡名屬鞏昌今蘭州是也條約也言約束兵備而不出也十二事詳見通鑑綱目任猶保也信也○二年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剄北闕下初寬饒為衛司馬撫士卒有方上嘉之擢司隸校尉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任官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名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賢聖家以傳子孫

書奏上以爲怨謗下之吏寬饒自剄泉莫不憐之○書法曰於是下寬饒吏寬饒自剄其不書下之吏何甚寬饒也寬饒謂刑餘爲周召可也而語及官天下則非所宜言也若是而自殺焉罪不專在上也故趙韓楊皆書殺而寬饒書自剄綱目之權衡審矣○三年丞相高平侯魏相卒以丙吉爲丞相故事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自霍光薨後相即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及爲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来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教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異郡

不上句相輒奏言之屏音丙好去聲下同○故事舊制也署書也臺省吏曰掾史按事郡國謂分巡按事於各郡及諸侯王國也休告謂請暇還家也郡不上謂郡國不上言也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至是吉代為相吉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羣鬭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其失問吉曰民鬭京兆所當禁案相不親細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人以為知大體喘音舛疾息也調平聲○五鳳元年殺左馮翊韓延壽馮翊三輔之一今同州是也延壽為吏好古教化由潁川太守入為馮翊

民有兄弟相訟延壽閉閤思過訟者各悔不復爭郡中翕然相敕厲恩信周徧莫復有詞訟吏民推其至誠不忍欺紿至是坐事棄市百姓莫不流涕復扶又反紿蕩亥反○思過謂思自己過失也敕厲謂民更相敕戒勉厲不犯禁令也○三年丞相傅陽侯丙吉卒吉病上臨問以誰可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班固曰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

豈虛也哉

以黃霸爲丞相霸嘗爲潁川太守吏民稱神明不可欺力敎化後誅罰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至是代丙吉霸材長於治民及爲相功名損於治郡時數音朔易音亦長上聲○長吏即郡丞督郵即督事重聽謂病聾者必重聲與

言乃能聽也絕者除也言交代之際除絕簿書以盜官物也○四年大司農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殺故平通侯楊惲惲委粉反○書法曰惲既免為庶人矣書故平通侯何廢不以罪也而殺之甚矣惲廉潔無私人上書告惲為妖惡言免為庶人惲家居治產自娛其友孫會宗戒之惲報曰過大行虧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

時濤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人上書告惲驕奢不悔下廷尉按得所與會宗書帝見而惡之以大逆無道腰斬

行勞惡皆去聲拊音甫箕音其樂音洛○拊擊也山高而在陽喻人君也蕪穢喻政荒亂也豆當在倉囷喻百官也箕豆莖零落在野喻自已見放棄也

司馬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丞相于定國爲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爲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當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為冀州刺史書法曰書免張敞官復以為刺史改過之辭也楊惲之誅也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寢其奏○處上聲寢謂不舉行也敞使掾絮舜按事舜私歸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敞聞舜語即收繫獄竟致其死後為舜家所告敞上書從闕下亡命為去聲○五日京兆言不久也亡命謂逃亡不受罪責也數月京師枹鼓數警上思敞能復名用之枹音孚擊鼓杖也數音朔頻數也擊鼓所以警衆數警者以盜賊多故也○三年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上書願款塞稱藩臣至是來朝詔以客禮待之位諸

侇王上朝音潮○五單于謂屠耆單于呼韓邪單于呼揭單于車犂單于烏籍單于款叩也言叩塞門來服從也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絶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責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今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

麟閣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将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麒麟閣在安西）○丞相霸卒以于定國為丞相定國父于公初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以養其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經死姑女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辯自誣伏于公爭之不能得孝婦死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太守祭孝婦冢遂雨于公治獄有陰德令高大門閭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

有興者子定國以地節元年爲廷尉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至是由御史大夫代黃霸養爭省去聲朝音潮○夫毋曰姑妨害也天下無寃民者治之而民無寃也民自以不寃者不待治之而民自不寃也○黃龍元年帝崩葬杜陵杜陵在鳳陽府上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七曰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爲治樞機周密品式備具里門曰閭閻門曰閻樞户樞機弩牙喻政治之要也品式品等法式也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常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

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民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斯為盛守相謂郡守及諸侯王相也良循良也二千石守相之俸也御印曰璽璽書者詔書也增秩加賜官品也所表謂治功表著者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核覈同稱去聲○綜核綜理考核也名謂虛名實謂實行遭值匈奴衰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信音申○推亡固存書仲虺文有亡道者則推而滅之若宣帝於郅支是也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若宣帝於呼韓邪是也功光祖宗

業垂後裔可謂中興倂德商宗周宣矣太子立是爲孝元皇帝倂音誁齊也言殷高宗周宣王皆中興之主而宣帝之德可與倂齊也

賀氏善曰宣帝雖尚嚴而綱目書寬恤之政四詔有大父母父母喪勿繇詔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令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瘐死者以課殿最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勿坐謂非惻隱之發可乎惜夫信鳳凰惑碧鷄而趙韓楊之死不免書殺此綱目所以責賢者之備也

**孝元皇帝** 名奭初爲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好去聲從音匆○文法吏謂深文峻法之吏也黃老申韓之學號刑名繩下者拘束臣民也 宣帝少依太子母家許氏許后以霍氏毒死故不忍廢太子至是即位 少去聲○宣帝微時娶許廣漢女遂依廣漢居住及爲帝立許氏爲后后當娠病霍光妻顯令女醫毒殺之而以其女爲后

司馬公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令諸侯諸侯有能率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皐陶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其功烈

豈若是而已邪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初元元年立婕妤王氏為皇后（婕妤女官名）○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為庶人（更音庚○宗正官名更生漢宗室也後改名向）時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帝師傅數言治亂陳王事選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數音）

朔治去聲○史高宣帝母黨外屬猶言外戚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以典樞機及帝即位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之顯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旨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與高表裏射音夜中去聲○典主也中人宦官也旨意也在外為表在內為裏也望之等患外戚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不能從處音杵應去聲○建白猶云建言也許史謂許延壽史高之徒

也禮曰刑人不在君側公羊傳曰君子不近刑人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譽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送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說上竟罷免視事親視政事也○數音朔省悉井反說音稅後上復徵堪更生為中郎且欲以望之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側目畏貌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帝師傅終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獄塞其怏怏心

則聖朝無以施恩厚詘屈同塞音色怏怏不滿之意○上曰太傅素劉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過必無所憂過猶罪也言坐望之以薄罪名之必來無足憂也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欲飲鴆自殺上聞大驚卻食涕泣名顯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而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令騎去聲○執金吾軍衛官名吾禦也言常執金革以禦非常也或曰金吾杖也以銅為之金塗兩末未詳孰是

司馬公曰甚矣孝元之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望之

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然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奸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也

五年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居音渠〕〔康居西域國名〕○永光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北歸庭〔庭王庭匈奴所居處也蓋呼韓邪自宣帝黃龍元年來朝至是始北歸王庭也〕○建昭二年發魏郡太守京房〔魏郡屬河東今大名府〕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為

郎屢言災異有驗嘗宴見言事意指石顯顯奏出之尋徵下獄棄市見去聲宴見言事詳見綱目

胡氏曰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辱矣之戒況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為郎其交固淺陳考功法帝雖鄉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京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侯為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

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少去聲○少府官名五鹿姓充宗名也師古曰纍纍重貌若若長貌言其兼官據勢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也甚矣故孔子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要道之本正已而

已平正真實考正之主也賢能功罪言行事
物必核其實然後應之則衆正積於上而萬
事實於下矣
三年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
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四年春傳
首至京師縣藁街十日傳株戀反縣平聲藁音杲○藁街蠻夷所邸之處故縣首於此以示之也○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願
婿漢以後宮王嬙字昭君賜之嬙音牆朝音潮○帝崩
在位十六年改元者四曰初元永光建昭竟寧
上雖喜儒術得韋玄成匡衡爲相無相業帝徒

優游不斷漢業衰焉太子立是爲孝成皇帝斷去聲

史斷曰元帝以昏懦之資繼統之初首以公田賑業貧民賦貸種食未幾減樂府省苑馬以賑困乏又罷宮館減馬獸肉食數月之內善政迭書率是而行文景亦不是過奈何主德不明羣小在位知蕭周之賢善善而不能用知恭顯之姦惡惡而不能去事無巨細悉委中書專事邪僻賊害忠良西漢之衰决於此矣

孝成皇帝名驁母王氏生帝於甲觀少好經書其後幸酒樂燕樂元帝時為太子幾廢賴史丹伏青蒲涕泣諫止至是即位尊王氏為皇太后少好皆去聲樂上五教反下音洛幾音祈○應劭曰以青觀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

建始元年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書法曰書元舅何譏私也王氏之篡始此矣故謹書之○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書法曰書免歸道死何譏失刑也人不能誅而天誅之於是漢為失刑矣故書以罪免而削其官○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黃霧四塞塞音色○書法曰序五侯何病漢也以為無一人不侯矣故下書黃霧四塞帝之昏實為之譚等不書舅蒙上文也○

河平二年悉封諸舅為列侯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書法曰前序五侯病漢也此則何以不序貶其事端則辭者畧之可也書悉封而封爵之濫甚矣○陽朔二年以王音為御史大夫音鳳從弟○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書法曰鳳具官矣不書姓何黜之也王氏日盛劉氏將移君子所不忍書也自是卒音商根皆不書姓必著譚之無權而後可以書矣○鴻嘉四年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書法曰非大臣不書卒譚卒何以書為王氏起文也○永始元年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書法曰不書舅子而書太后弟子何病太后也莽之篡太后成之○二年大司馬車騎將

軍音卒以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三年故南

昌尉梅福上書不報南昌縣名屬南昌府不報謂寢其事也○書法曰書故尉何録賢也初福屢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

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

益盛陛下不察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

地震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

為飛此何景也上不納景音影為去聲○變事災變事也君命犯謂下犯上命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今三倍此數也水災極多無與比其數也○元延元年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根為

大司馬票騎將軍○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

旣已釋之棍里邑名屬扶風○書法曰令耳何者此其書何不當得而得者也罪辭有三有罪今罪也以罪前罪也皆實罪也得罪非所罪而罪也安昌侯張禹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第辟左右親以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禹由是不疑王氏辟音闢屏除也無毋同禁

止辭也雅素也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爭之上意乃解及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言見呼爭皆去聲斷音短逄音旁

○尚方少府之屬官作供御器物者斬馬劒言劒利可以斬馬也廷辱謂當朝辱而辱之也龍逄夏桀之臣比干殷紂之臣皆以直諫見誅者也輯補修也旌表異也

○綏和元年大司馬根病免以王莽為大司馬○二年帝

崩葬延陵上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七曰建始
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帝有威儀臨朝
若神然荒于酒色政在外家張禹薛宣翟方進
爲相漢業愈衰爲太子即位是爲孝哀皇帝朝音潮相去聲

史斷曰成帝善修容儀臨朝若神可謂有穆
穆天子之容矣然湛于酒色飛燕媒私赤鳳
内亂五侯秉政僭擬乘輿縱惡不誅蔓延滋
長遂致排擯宗室孤弱公輔斬戮無忌擊斷
不靖劉向王章精忠懇切如沃石朱雲梅

福披心讜論勤遣按劒獨杜欽谷永張禹孔光之徒諂諛苟容保寵固祿天地變異無與比數而當世君臣猶不警悟欲久安長治得乎

孝哀皇帝 名欣定陶恭王康之子元帝之孫也祖母傅氏母丁氏成帝無子故立爲太子至是即位丁傅用事罷大司馬莽就第（丁傅丁明傅晏也第私居）也○建平元年用夏賀良言漢曆中衰當更受天命宜急改元易號乃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尋罷改元更號事誅賀良等（更音庚）○

帝幸董賢元壽元年以賢為大司馬二年帝崩賢自殺上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建平元壽太皇太后以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即位是為孝平皇帝

史斷曰哀帝睹孝成之世祿去公室權柄下移即位以來屢誅大臣欲強主威以則武宣天性昏愎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益衰焉

**孝平皇帝** 名箕子後更名衎中山孝王興之子元帝孫也哀帝崩立為嗣太皇太后臨朝大司

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元始元年莽爲安漢公（更音庚衎音看朝音潮○總己謂總攝己職也）○四年聘莽女爲皇后加安漢公莽號宰衡位在諸侯王上（周公爲冢宰伊尹爲阿衡采二相之稱加莽尊號）○五年孔光卒成哀以來光等爲三公養成漢禍諂佞成風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人加莽九錫（陳氏曰九錫輿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弓矢鈇鉞秬鬯也）○臘日莽上椒酒於帝置毒帝崩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元始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嬰莽居攝踐阼贊曰假皇帝臣民謂之攝皇帝（阼音助帝位也）

史斷曰孝平幼弱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大漢士大夫若崩厥角稽首靡然從之一時上書頌莽者四十八萬人而炎漢之宗社已繫於莽哀哉

**孺子嬰**

居攝元年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書法曰予死之倡義也○二年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不克死之義故丞相方進子也○初始元年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更音庚○書法曰於是以十二月為歲首其不書何不成之為帝也王莽者王曼之子也孝元皇后兄弟八人獨曼早死不侯莽幼

孫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句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内事諸父曲有禮意封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虛譽隆洽傾其諸父遂得漢政至是簒位國號新以十二月為歲首曼音萬洽音浹○聲色音樂女色也折節猶言屈節也諸父伯叔也傾竦動也○新莽始建國元年

莽廢孺子為定安公○二年太皇太后王氏崩書法曰不書新室文母何不絕之於漢也成莽簒者太后也其不絕之何其握璽其令宮屬黑貂其用漢家正朔猶有漢氏之心焉然則不書漢太皇太后何不成莽之為新也故以稱辭書之

○天鳳四年荊州綠林兵起書法曰不書盜起書兵起莽敗[illegible][illegible]然則

曷為不書起兵衆辭也與起義者微異矣時法禁煩苛旱蝗相仍荊州飢饉民衆相聚為盜新市人王匡為之帥馬武王常成丹往從之藏於綠林山中荊州屬湖北即郢都新市邑名屬江夏綠林山在當陽縣◯五年莽大夫揚雄死書法曰莽臣皆書死賊之也莽大夫多矣特書揚雄所以深病雄也凡蠻夷盜賊書死也雄字子雲成帝之世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及莽簒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嘗作太玄法言卒章稱莽功德比伊周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劉棻嘗從雄學奇字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從閣

上自捘下莽謣勿問至是死劇音絡蔡音焚使去聲○三世成帝哀帝平帝也久次謂之在位次不遷轉也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劇甚也甚言秦之匽而稱頌新之美也奇字六書之一天祿閣在安西漢藏典籍之所○琅邪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皆起刁音凋○地皇三年樊崇兵自號赤眉恐其兵與莽兵混故朱其眉以相識別因號赤眉○綠林兵分為下江新市兵○荊州平林兵起平林地名在隨州○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舂陵故城在道州寧遠縣○書法曰書漢宗室何正統也是故書兵起者多矣未有書興復帝室者此其書何特筆也○漢帝玄更始元年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為皇帝大赦改元更音

庚○書法曰不書漢宗室何不以玄並縯秀也書改元矣曷為不以玄紀年大書之不成玄之為帝也其不足以君天下明矣書曰立某為帝立者不宜立者也故終玄之世綱目恒斥而名之玄舂陵節侯買之玄孫與縯秀同高祖時在平林軍中號更始將軍諸將貪其懦弱立之南面立朝羣臣以手刮席羞愧流汗不能言都于宛四世祖曰高祖懦怯懦也刮者摩也○宛音究下並同○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下○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應去聲成紀縣名屬秦州○公孫述起兵成都成都府名屬四川即益州郡○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曄起兵開關迎建入長安衆兵誅莽傳首詣宛

析音昔邑名屬南陽曄為妄反傳去聲下同○

書法曰人也書鄧曄何予義且志切也苟以義

雖人必書所以勸義也莽誅書衆均其功也莽未簒時更定官名及

十二州界罷置改易天下多事更造錯刀契刀

大錢等貨食貨志云錯塗也以黃金錯其文曰錯刀環大如錢身形似刀長二寸文

曰契刀既簒位以劉字卯金刀也禁剛卯金刀之

利不得行罷錯刀契刀五銖錢服虔曰剛卯長三寸廣一寸佩

以辟邪金制度未詳五銖錢蓋一錢重五銖也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

得買賣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分餘田與九

族鄉里故無田者受田九族謂高曾祖父已身子孫曾玄也或曰父族

四母族三妻族二也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

爲貢（詳見綱目　更音庚）更作寶貨有金銀龜貝錢布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潰亂寶貨不行乃行小錢大錢數更變不信向盜鑄及私挾五銖錢者抵罪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至涕泣市道（數音朔○筌蹄云錢貨六品銀貨二品龜貨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幷銀貨中又有黃金一品則爲六名而有二十八品也）後又改貨布貨泉每一易錢民大陷（陳氏曰布泉皆錢也以其布於民間故曰布以其流行如泉故曰泉）犯鑄錢法檻車鐵鎖項傳詣長安者以十萬數死者什六七（檻胡覽反）改易制度政令煩多四方囂然謳吟思漢久矣（囂與敖同衆口悲歎聲也）歲旱蝗人相食遠近兵起

莽以五石銅鑄威斗。如北斗狀欲以厭勝衆兵出入使人負之以行至漢兵入宮猶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厭音葉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鑄威斗長二尺五寸以其威厭羣雄故曰威斗司命負之出則前入在旁也或曰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蓋以六百斤銅鑄之未知孰是斬首於漸臺軍人分其身節解臠之自篡至亾凡十五年漸音尖臠音典切肉也逐節分解其體而碎切之也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

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絶而
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
盜之禍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勢險於桀紂
而莽晏然自謂黄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
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以逞其欲
焉是以四海囂然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
分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
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
六籍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
之驅除云爾

更始自宛遷都洛陽明年遷都長安赤眉攻之明年赤眉入更始出奔已而降赤眉爲所殺自立至亾凡二年前數月大司馬秀已即位於河北是爲世祖光武皇帝（降音抗爲所之爲去聲）

司馬公曰更始雖漢宗室以懦而立考其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刮席殊失人君之態厥後委政趙萌日夜飲宴羣臣欲見言事輒醉而不視朝是以既得之又失之矣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攷卷之二







